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目錄

戶部三

侍郎

卓敬　王鈍

劉璉　王瑜

奈亨　焦宏

王質　李進

吳璽　謝璉

張瓚　邢簡

孫仁　張鼎

李嗣　　吳原

王儼　　何鈞

韓鼎　　韓福

陳勗　　張璉

鍾芳　　唐胄

袁宗儒　　及宦

鄒守愚　　石永

黃養蒙

郎中

邊永　　卞榮

陳騰鸞

員外郎

張昕　　申良

張綸

主事

劉佐　　胡爟

馬思聰　　楊淮

周天佐　　尤時熈

山陰張耀芳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

戶部三

侍郎

戶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傳　　袁袠

卓敬浙江瑞安人也少讀書十行俱下一目輒不復誦亦終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貿香山夜歸値風雨迷路得一牛騎歸縱之則一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嘗請於上曰諸王服飾有擬天子者此貝生所謂舛也何以令天下耶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

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
源又改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歷戶
部侍郎韋除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略謂萌而未
動者幾也豈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
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文廟繼統首執敬數之曰
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
官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
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見用陛下豈有今日哉
遂不屈死臨刑神色自如經宿其面如生所著有遺
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編脩劉球作敬傳私謚

曰忠貞

明卓忠貞公廟碑　　濟園集

夫振刷頹靡汛掃風塵仗黃鉞以康帝閫執朱旗而清人寰者聖人之略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則開八紘以乂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卓忠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貌公卿之骨髮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為之嚮導學府多開披玉局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秘訣陳仲弓閨門之德

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　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中梁國薙棋乃上疏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　朝議固已斷禁萌通國體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燕國始建公睹其萌芽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即賈生策諸王之勢並錯謀劉氏之安不能過也而壯事難期老謀莫試埜夫步初夷鳳擒擾而未定人懷靡常舍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高帝之子纘承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吟侘矣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擬子燕孫貽豈

聆烏之靡定公即準管魏之釋主無鐘簴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兩君者當異日談也頷刀環桊口吹竟之語不皺戟枝入頸送往之情翹薦臧洪同日誓不孤生卞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生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材智邁於夷等生死能爲有亡故也公殁　文皇屢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湯不以伐夏而欲沈淵之務光武不以剪商而紲采薇之蹤允非天下之至公其時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稔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

詔書建祠治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
爲明　主思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之專
祀英魂未妥鄉人輿歎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
中川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戲方黃之死事非不
烈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變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億
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超千祀
者其惟公乎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覩公廟貌與
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
其何慕擊牲爰告卽石爲銘詞曰每古貞臣動必以
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流疾風斯勁峩峩阜

公忠出其性　有明開闢地正天刋龍戰甫戢玄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刓勇智不作華裔疇安　眞人踵興閏統斯剏帝緒中賡壇社如咋簞食壺漿稽首崩角命有廢興人無適莫　公也矯矯力抗其衝賈策定制鼂疏徙封委心王室削款侯宗水投石拒心苦力窮　無波不踣有作莫遂大廈顛隮一木焉制勇嬰鱗逆心安骨碎斷鑊胡甘社稷是衞　嚼不自委曰國懿親公志邁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陵厲白日菴靄高雲　周民則頑殷彝巳厚叅士卅年庶幾無負厥有褒詞皇皇　天口　君義臣

忠異塗同紐 我 皇御宇丹書白麻閔彼忠魂一灑垢瑕旌祠冶城錫扁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嶠既鄉公之桑梓祠宇弗虔仰瞻奕以有美衛侯鳩傭相址高甍雲搆層檻電起 長江孤嶼楚楚新宮肇文像卓作配西東奸雄泚顙烈士動容刊碑撰德千載英風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將來使

吾儕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爲扁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那君且燎濕衣徐爲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循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

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從因避難問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火乾敬衣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郎君旣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旣不能留款以此帽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旣蒙訓敎安得以此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
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
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
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遂窺籠中諸物悉猶桶工
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乗午致謝而
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
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遂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
寢驚起隔墻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
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
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嘷化爲

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
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
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閬
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
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蹤歷歷
尚存焉

按潘閬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
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
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
白交通秦王閬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閬時

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速逮即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聞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事稍解服僧服髠須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特爲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乃出眞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頌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

將不測閤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閤罪以爲滁州叅軍卒泗上

戶部右侍郎王鍾傳

鍾字公虛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起家爲掾坐事戍遼東用薦授行太僕寺典簿進燕府紀善 上舉義南向鍾侍 世子守北京恭愼小心夙夜不懈甚爲 世子所重永樂元年陞北京刑部郎中復陞戶部右侍郎鍾爲人端厚沉靜從容詳雅臨事無留滯僚吏多服其能云

戸部侍郎劉璉傳

劉璉字廷璉峴山人永樂十年進士任陝西道監察御史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洪熈元年叅贊宣府軍務宣德十年兼督邊儲陞戸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仍兼巡撫累降勑褒奬有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勤謹詳明夙夜無懈之語璉公勤廉謹人不敢干以私在邊數年終始如一日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悉依璉法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通州不能歸遂卽其地葬焉天順三年葉文莊公盛叅政山西奏璉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恩褒恤於是 朝廷遣官諭祭

遐葬崑山

戸部右侍郎王公諭傳

朱睦㮮撰

王諭字子清左使鈍之子也弱冠舉進士　文皇以其少遣歸卒業久之起授翰林庶吉士入文淵閣纂脩永樂大典是年秋以外艱歸服除時　昭皇監國選經明行脩之士授諸　皇孫經於是吏部薦諭引見　昭皇問曰汝非王鈍之子耶其學行吾素所知汝其勉之拜左春坊左司直郎賜衣一襲禮遇甚厚洪熙初封建親王諭遂爲鄭靖王左長史靖王嘗祀不齊諭諫不可王不悦宣德四年王就國累月不覲朔諭又上書諫不聽頃之擬荀卿成相篇撰十二章

以獻語尤激切而左右有不便者日又浸潤由是與
王不合　上聞之移書讓王王終不聽六年召還改
行在戶部郎中　睿皇即位拜綸戶部右侍郎巡撫
浙江未幾母卒　上遣行人諭祭命綸卒事起復綸
既辭弗獲復如浙罷力役寬賦斂舉廉能蒞事五年
督運京餉一千餘萬石招撫流移五萬餘戶獄訟不
興盜賊屏息兩浙父老感而歎曰眞先大夫布政子
也會入覲　上留掌部事明年春綸以老乞歸卒年
七十四有退菴集六卷

戶部左侍郞奈亨傳

亨字彥通順天府香河縣人初爲吏　太宗舉兵靖難與守北平城永樂二年錄其勞授修武縣丞秩滿陞吏部文選司主事洪熙初遷北京行部吏曹員外郞行部革調吏部驗封尋調文選歷九載尚書郭璡喜其便習奏陞正四品俸視事如故宣德五年遷通政司左通政正統初遷光祿卿詔事太監王振至詐稱詔旨日支牲牔酒果以饋振役秩滿自陳城守功得陞戶部左侍郞仍掌寺事與吏部郞中趙敏攜是非辭連尚書王直俱下獄幾爲所害十四年病不欲

退力疾視事惟乞免朝叅慮人以爲老乃染白鬚爲黑尉役杜清竊笑之亨怒撻清清因發其姦贓數事下獄坐死蒙宥致仕至是卒遣官諭祭亨爲人有才諝克舉職務第素無學術不脩士行惟阿附權貴佷愎自用稍有拂其意者輒搆訐不少貸時論薄之

戶部右侍郎南陽焦公宏神道碑　王直

正統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戶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於家年五十八先是詔以叛賊思機發猶不庭假息孟養命出師征之而以公主餽運抵金沙江公奉命謹甚冒瘴癘以進軍不乏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終其事師還遂浮三峽逾荊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葉縣以困憊弗堪少止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就道即奏曰臣餽餉無功又不善攝養爲瘴癘所侵今疾復作連項背疼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日訃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爲

治績瑩公諱宏字克明世爲蕪人曾祖成祖敬皆不仕考英膺爲縣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奉政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耿氏皆太夫人公天性至孝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於爲學日夜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都御史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公嘗出按貴州貴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實以聞皆釋免坐者十人而已公署相傳有妖前之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然陳都督鎮鳳陽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寘之死地宣帝疑之命

擢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爲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由是公日益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爲幸壬子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諭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惟折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江西連歲欠積逋税藩府病之吏部侍郎趙公任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樂趨之事以辦治巳未陞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寬厚爲治察下吏之有才行者奏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爲縣令者九江歲納蘆

采而此地不產乃徵錢於民買自他所而納焉道員
歲積民益困公爲奏免之每以公事行縣寬而不縱
嚴而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尤喜興學舍獎進士類九
江章溪書院久廢人侵蝕其地公復之建祠宇以起
其士人郡邑中有寒畯不得齒於學公羅而致之禮
遣爲弟子有與鄉薦而貧不能赴春官者公皆厚禮
遣之由公而成名者衆歲率百數爲戶部右侍郎食
從二品祿有重事則以托公閩浙縣松干臨海寇往
來海中伺便劫掠兵[illegible][illegible]見上命公往視閩浙軍
修城堡備戰艦防守之法有當開革增損者悉以便

宜行事政令一新恣不得爲害蘇之嘉定民有田數百訟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苦之公覈其稅甲子閏中復開銀場又命公往視課額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上以陝西緣邊守衛重兵供仰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處有名無實復命公公按視其廢興考較其耕穫姦弊盡革儲偫以充其他建立皆類此

戶部右侍郎王質傳

王質字芝瓚直隸太和縣人由鄉貢爲南陽縣學訓導秩滿擢監察御史宣德十年陞四川叅政尋遷山東右布政使正統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八年刑部缺尚書　上命廷臣擇老成有學公廉勤厚者衆以質對遂陞刑部尚書居五月以失獄囚左遷戶部侍郎正統九年閩浙銀場盜起命質往治其事至彼得疾或謂行可少緩質不聽至杭之武陵驛卒有司爲備棺斂送至故里計聞遣官賜葬祭質在四川常言十事皆中時弊每行郡邑不食肉惟啖青菜蜀人呼爲

青萊王

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李公暹神道碑

楊溥

公姓李氏諱暹字賓暘長安人祖彥均父才甫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通政使祖母傅氏贈淑人母王氏封淑人公生而豐偉成童端重如成人才甫公嘗謂人曰光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及就外傅即知務學甘淡祁寒甚暑未嘗求便於衣巾居近闤闠未嘗入茶酒肆甫冠入郡校祇事先生長者日留心經史洪武己卯領鄉薦入太學友天下英才求造高明此其資稟問學之所自也永樂癸未授北京行部戶曹主事

十年以事左遷楚馬寺清河監副以爲使西域五往返共若干年宣德初大臣以公正廉能爲提督京倉正統初權通政使以母憂去制中以舉聞服闕還職所理事如舊兼理通州直沽倉及象馬草料辛酉陞今官此其歷官也筮仕戶曹及調戶部文移精核會計明白又知於官長咸稱公勤政以勵其餘在清河監上言更牧地爲法司所核擬法約之公終不易難卒如所言孳牧有效五使西域宣達 恩命從容不屈所至夷人恭順擇中國有人往返萬里邊徼艱難身先之與士卒同甘苦同行者愛戴之如父母每同朝

皇家　恩賜提督京倉夙夜在公未嘗以風雪寒暑
少懈嚴以制下不容請託官屬敬憚不敢爲欺弊於
是輸粟者無留難受禀者皆精完蒙其惠者以得贍
承望爲喜此其政績也今年七十方欲請老章未上
會陝右計議軍儲屯田久無實效特命公經理受命
之日躍然自喜促期而行不意遘疾遂不救疾革連
呼日糧儲糧儲無一言及家事實正統十年九月癸
巳也計聞詔遣禮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戶部右侍郎吳公璽墓誌銘　　王直

吳氏世家邵武之陸賢坊其先多不仕公之祖均用父仲政皆有德誼以公貴皆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公諱璽字信玉生有美質自幼端厚不與羣兒戲屹然如老成人鄉先達皆器重之甫弱冠遊郡庠治春秋永樂戊子試藝鄉闈在高等明年會試不偶遂入太學有文行者皆樂與為友其學益進歷試於兵部又以精於吏事得名擢為武選主事時錢塘方公賓為尚書最嚴密難事而獨奇公公丁外艱去方公以公才行言於　太宗皇帝詔奪情起任事或謂公

如何及覩其所行裁決無留滯而皆慊於人心莫不帖服甲辰陞武選郎中士大夫論可大用者皆屬意於公　宣宗皇帝知之宣德庚戌陞行在戸部右侍郎公感　上知遇祗慎不懈於夫所以足國裕民者益無不用其心正統巳未從內庫　勑都知監大監洪保魏國公徐顯宗與公理其事庫物以巨萬計二公重臣多憚煩一惟公是賴公以身任之纖芥弗遺人尤服其能壬戌之秋外夷來獻馬邊將請增守士以示威　上臨朝問戸部馬之來幾何邊兵所乘幾何日用芻豆當幾何今邊兵所積總爲數幾何果能

不脊於用否尚書侍郎倉猝未能對　上以爲不恤
國事譴咸遠益欲磨厲以進之也公感　恩念勞愓
愓不自容曰臣實負　國罪當死荷　聖德如天曲
容之敢不圖自新冀少報萬一士大夫惜公之亦者
亦冀公且復用譴二年而以疾不起豈非命哉

戶部侍郎謝公璉傳

謝璉宣德丁未探花穎異絕人子史百家過目輒成誦除翰林編修纂述數千百言務在不詭俗好背言史官之得失係天下之是非一時之褒貶關萬世之榮辱時有權貴人干以私璉廷諍之不爲諱嘗修宣宗實錄大明會典聖繫日曆諸書會災異屢見璉請出宮人又請赦諸無辜除連坐法遷侍講進經筵上御彛倫殿命坐講經俯聽甚悅嘗舉政要一十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覆萬餘言皆裨實用大都爲貢生憂治危明計也策上 天子稱異次第舉行

陞戸部侍郎會大司徒楊公致政建獨主部事夙夜勤劳釐姦剔蠹創便宜陸事爲經久可繼之規太學士高穀同年友也意欲推轂建謝絕之竟未嘗以尺素通問端嚴正直最有大臣風 上方柄用不幸卒於官家世清白子孫能以詩禮世其家云

戶部侍郎張瓚傳

廖道南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通敏有才出補太原知府以父憂去服闋復守寧波値市舶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法事聲稱赫然擢廣東參政轉浙江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復起督松潘軍務松茂疊三城在蜀爲西境與董卜韓胡接壤易爲騷動成化十三年巡按御史毛驥奏諸夷挾吐番以叛　上命瓚往視師瓚率兵萬人分爲五哨先襲白草壩剪其羽翼遂度北羊嶺而岷山雪山靈山皆在其境有乾海

玻璃二泉分流南北自北北去爲洮河南爲江漢之源即古維州舊地瓚討平之播州土官楊輝奏稱天壩千苗倡亂瓚請立安寧宣撫司　上皆允之褒賞其功晉戶部侍郎辟茀就乞終喪復起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卒賜祭葬所著有土苴稿東征錄史南日臣讀國史謂瓚貪功起釁張大鮮實豈其然乎昔李德裕經略維州牛僧孺甚之遂植朋黨而德裕之氣不衰今蜀志紀瓚之功不可誣也豈以寸朽皆連抱乎哉

戶部右侍郎邢簡傳

戶部右侍郎邢簡字居敬陝西咸寧縣人少力學有志尚登甲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擢眞定府知府眞定畿內劇郡番漢官軍雜處勲戚豪右占據民田譁訟紛沓簡處之有道上下安之以薦陞浙江左叅政尋轉順天府尹京邑供億繁重簡力爲裁省十去五六陞南京大理卿尋徵拜戶部侍郎至是端午侍駕閱武于萬歲山之陽忽疾作急扶歸抵家而卒時成化十四年五月簡爲人廉介有守莅政彊明與人交坦然絶無矯飾　卒之日橐無餘資士君子惜之

者無所言

通議大夫戸部左侍郎孫公仁行狀

楊廷和

公諱仁字世榮姓孫氏世爲貴池人公自幼器識不凡爲郡庠弟子員郡博及守貳每誇擬之期以遠大提學侍御孫公鼎有司訪求諸生中有德行者置德行簿註名其上公得孝弟忠信四字正統丁卯舉於鄉景泰辛未第進士奉使稅永平山海邊餉賜白金勞之明年授南京戸部主事天順丁丑改工部提督濟寧等閘庚辰調戸部督糧於叢郡監收於京倉所至具有餘型大司徒張公都憲軒公雅重之癸未擢

知順慶府二公深惜其去中道丁憂杜門讀禮服闋
未上改西安府治行異等人吏悅服成化戊子固原
變作王師遠討供億實繁公內理郡事外給軍中百
爾徵需未嘗乏缺賊平之後優詔獎勵癸巳遷右參
政所部涇陽縣舊有洪口礙山高水下不利灌溉至
是鑿山開道人咸異之明年督修邊牆以禦外侮二
役雖都憲余公爲之經畫而周旋從事亦公之績也
丙申晉右布政使時流民移聚漢中荆襄間淤無所
統都憲原公奉　詔撫安之公寔贊襄其事輯寧是
圖不忍言驅殺已而議設白河諸縣編籍以居至今

按堵明年轉左布政使又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蜀地先是孝感張瓚蒞蜀挾才喜事震動揮霍屢造邊釁竭我民力人多苦之聞公先聲私相慶幸比至簡重沉靜與民更始嚴無峭刻寬無縱弛松茂羌人憑險出沒沮絕衢道公時時召其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後或犯我乃聲罪討之渠魁授首居人以安前後受詔獎諭者五有白金綵幣之賜凡地廣事繁衛近蠻夷州縣皆分地立縣或陞爲州或易置長吏以臨之己亥敘慶諸郡歲穀不登輒出公帑賑䘏之且復其家二年招集流亡多所全活待士大夫極有禮義

宋學士景濂墓在蜀郡城東門外為山水所嚙公命有司遷葬且存䘏其後人壬寅冬進階通議大夫贈父祖如其官在蜀八年凡其所行皆可稱述乙巳召為戶部左侍郎尋請骸骨歸復蒙恩詔晉階二品與刑鄉里未踰年卒

戶部右侍郎張鼎傳

戶部右侍郎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太原府知府山西左右叅政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召為戶部右侍郎以疾乞歸弘治八年十二月卒計聞賜祭葬如例鼎初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有理學名知太原有惠政民懷之至巡撫保定則令各府沿路築墩堡禦盜賊衝突修繕頗勞民頗怨謗故召為侍郎而人不以為德舉云

戶部左侍郎李公嗣傳　　黃佐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蓮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錄爲邑庠生氣蓋時輩識者知其偉器景泰甲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督催南畿江西積欠輸賦不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爲例晉署郎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尅公帑政戾民參提悉正其罪士民快之尚書張鳳推重之曰公輔才也欲薦代己會鳳卒遂不果尋實授郎中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遍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殺核觀賓十倍遞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

不敢干以私奏立正學書院祀先儒王何金許四賢重修呂東萊張南軒朱考亭會講麗澤書院俾郡人知所嚮慕治地僻遠民苦賦役奏請割三郡近地設湯溪縣隸本府以便之治行爲浙江諸郡之冠壬辰入　覲與黃州守並課優等遷浙江右叅政尋轉左修築長堤以禦紹興寧波海漲二郡民永賴其利又上單政數十事皆行之晉福建右布政使漳州有狂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剿曰討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帖然尋轉左布政使辛丑入　覲道經金華民爭迓

之攀轅涕泣不忍舍刻石路左以昭功德癸卯遭內艱適蘇松多事奪情起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首陳事宜降　勑嘉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未廷試預讀卷尋轉左侍郎會本戶有言兩淮鹽法不舉虧損邊儲事者奉　聖旨督視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悉心犖務感疾乞歸得旨弘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居官三十餘年田園無所營增沒之日衣篋中惟白金數兩而已論曰嗟乎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余嘗悼夫世之殉財者之衆而殉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

爲譁爭自灑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開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問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羅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李嗣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涖事公涖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脩名立脩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富貴之不稱貧賤之不安往往所溺其本心雖謂之不仁可也

正議大夫資治尹戸部左侍郎吳公原博神道碑

李東陽

公舉景泰初元鄉貢登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時　憲廟新即阼百司皆悚厲脩職公陳正心用賢簡名將斥異端諸事成化四年與諸科合疏請濟恩澤以廣繼嗣七年遷右給事中九年轉左給事中以外艱去十三年改戸科十五年進兵科都給事中西廠久熾公乘衆忿倡諸科劾罷之有鎮雲南者肆貪虐鎮遼東者掐賊不以聞又劾之爲諫官二十年前後論奏數上雖少忤不變又奏　勅督馬政考牧

有法十九年擢太僕寺少卿再閱京營馬數又召商市馬若干匹以給邊兵二十二年進爲卿二十三年用廷薦擢戶部右侍郎總京儲事寬不弛制濬邸官卒多怙勢揎出納輒繩以法今　天子嗣位公蒞事益謹弘治四年遷左侍郎五年浙東西大水　勅公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視其地公宣德意諭民懲勸分平糶給米穀三十萬石銀七萬兩蠲累歲逋賦數十萬他如脩海隄塞銀冶嚴禁溺女申婚禮舊制援古人政迹著爲編刊布諸郡民甚德之六年召還部在部近九年歷二考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壽六

十五疾卒公諱原道本其字

戶部左侍郎明山王公儼傳

公諱儼字民望號畏齋一號明山先世武昌蒲圻人大父子民官李容藉爲予民生琛琛生致中致中生公公爲兒秀穎過人天順壬午舉於鄉成化己丑登進士壬辰授兵部職方主事癸巳父卒居憂服闋吏部改選都水理呂梁洪事公曰呂梁水急上下湍悍居中石齒巀嵲壕舟難行乃相東岸穿二渠以引其洪漕船賈舶利之陞刑部員外郎踰年擢本部郎中慎刑讞獄以正國法罔不明允甲辰遷四川成都太守公素廉靜剛果歲餘異政疊出成都大治弘治戊

旋風白疑獄

申以母憂去起復改守衛輝以治成都者治之當道推薦咸以為治郡第一　甲寅擢河南右參政丁巳擢陝西右布政使時　上方有言購玉土番諸夷以玉赴鎮守劉琅琅欲易以獻即檄布政使取萬金售公執不可琅不得已令夷自貢其後　朝廷以玉偽黜琅深愧謝已未冬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入境即樹風聲慨然有澄清之志未幾高唐州秀才楊才顯以戲博與黨友艾鑑有忿誘殺鑑并殺其妻子三人鑑兄剛往視隣里証執不能辨州杖殺之其子王名繫官亦垂死公鞫理疑焉一日出旅風逐輿公心動日

異哉梧丘之怪也乃佯不理使人偵其蹤跡得才題情狀捕問之獲尸於井獲血衣於學官遂伏誅自後奸猾震慴山東士民服公摘伏如神維時榆林虜入寇公陳籌邊四策曰選將練兵擣營野戰又經畧山東事宜再陳五事曰通變田糧更置馬政歸併便民移巡司給關防 上咸嘉納庚申八月晉戶部右侍郎公清忠鯁亮終始不渝受知 孝廟多所眷注崇王侵民田業事聞 命公理之公至河南悉歸侵地於民王辭不直 上示以威而勞公羊酒朝皆榮之辛酉十二月以疾 [illegible]不允壬戌進左侍郎十月賊

晥張延齡周壽恣　家人強奪民業公劾之抗疏以
聞　上嘉其直　宴及寶鏹以褒乙丑歲　孝皇
崩　武皇嗣位公聞訃曰吾君已矣吾受不貲厚恩
使不早塡溝壑輔翼嗣皇以死爲報心之願也言既
悲慟自是不敢言去六月北虜恣寇遣師徂征　上
賜璽書　命公督理糧餉公與疾至宣府百方計處
得粟數十萬石以濟公屢上疏乞請諸路芻糧趣各
省邊課　上皆允行然語抑權豪中官多銜之丙寅
二月兵部論功　賜俸一級公回京陳四事曰淸邊
地計邊餉處芻場選站堡　上納之　賜賚如故夏

五月公以宦寺盜權中國罷敝四夷駸擾行恐致禍三疏乞休　詔公進秩乘傳還居無何逆瑾竊柄夷戮大臣公聞曰吾屬不免矣乃戒家下束裝以待丁卯十一月給事中胡盤驗大同倉粟朽腐因劾守臣瑾素惡公剛正以公贅例猜誣罪令金吾械繫至京時理者議公無罪　上詔免公歸戊辰夏五月瑾以公弗謝去怨如舊尋斷其故奏公減勇士亦復令巡按御史解京公得檄即告祖廟携二僕命少子賚之隨行秋九月下錦衣衛獄特人有勸公者曰瑾擅作威福斷斷自恣苦公如是索賂爾公曰吾無罪亦無

錢守正以俟死也勤者懺而退幽滯囹圄踰歲巳巳夏四月刑部議公非守典而輕其罪謹焉謫戍遼東三萬衛收公累朝誥勑公出獄乃作書貽兩子宏之等慨然遂行其略曰吾平生居官不苟非干進也非求利也將以愛民報　主而反爲桎梏守正不阿非希衆也非要譽也將以省愆寡過而反受狀賊是故深爲可痛靜言思之歷仕四十餘年才行同人爵祿踰量不能如蘧瑗之卷懷而甘受蕭何之獄辱誠爲有靦羞也爾諸子謹身約禮一遵家訓毋辱先人毋以吾爲念諒　天王聖明吾罪不誅得骸骨以正首

丘天地之福祖宗之幸公至戌所屏居僧舍日檢方書自適遜之尊貴日遣使存問不絶或有餽遺公辭不受女貞朝鮮陪臣入貢亦往候謁後從定遜遜士夫日來省問詩酒歡娛優游卒歲自分永訣生死禍福邪動也庚午夏四月安化王謀反事寧大赦公始得歸八月瑾亦以逆誅 詔復公舊職公乃焚香祝天曰吾以孱軀冒羣儉之戒觸諸邊裔言念祖宗緬然引領靡望久矣今得生歸誠天地浩蕩之恩何以報爲再拜而謝放浪名山之間日與倘佯徜徉丘壑以樂餘年與其配周淑人則姬並坐人望之若神仙

然庚辰六月淑人卒辛巳夏　今上即位給事中那
襄御史唐符先後論公守正遇害應進階錄用　上
特命有司以禮存問亦殊典也癸未冬公寢疾甲申
元旦越五日命諸子移居正寢遺命勿乞　恩葬祭
遂屬纊而絕享年八十有八

戶部右侍郎何鈞傳

戶部右侍郎何鈞字仲衡河南寶豐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太常寺博士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大理寺丞少卿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時晉王妃父怙勢驕縱有司不能制鈞至欲發其姦其人懼伏門請罪鈞責以大義乃自悔鈞亦不較庶幾寬而有制也正德改元陞戶部右侍郎提倉場尋以足疾請告役遂致仕正德五年十月卒

通議大夫戸部右侍郎斗菴韓公鼎神道碑

靳貴

公諱鼎字廷器慶陽合水人也曾祖臣不仕祖徵父傑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政使祖妣高氏贈淑人妣蘭氏封大淑人公生有異質兒時即知務古不喜嬉戲補郡庠生有將名以詩經領成化乙酉鄉舉卒業太學見聞益廣及歸築室范文正公祠堂之左集徒講學斷以鳴世者爲準辛丑登進士第乙巳選爲稍升給事中公曰給事中職主封駁吾學其可試矣丁未 孝宗嗣極首陳公銓選經財用嚴兵衛崇天

道四事等差陝西寧夏二鎮給散官軍賞賚能盡革役滋弊戊申遷右給事中時西夷貢獅所過騷然公疏言　陛下初政放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未踰年而納此貢恐無以示信於民宜罷遣之又以至嗣未廣爲憂上言古禮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重大本也今合是弗圖乃信邪說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不已惑乎　上感其言優詔答之進左給事中太常卿及丞中少卿蒙以祺俱由黃冠至金紫神樂觀道士並素雲竊祭服售人事覺因火其藏以滅跡丞中等庇素雲以災聞公請明正其罪且乞用文學

之臣以充大常庶知法守素㝠乃　詔下獄衆論快
之親藩將行婚禮　詔給准鹽一萬引爲助公言凡
賜鹽須遣中官支鬻因多市私鹽舟艦塞江官莫敢
何問鹽法且大壞請令有司給價與之便詔如公言
是時四方奏報災異甚多　上懼徹樂減膳詔百官
脩省言缺失公陳謹大要堅大信崇節儉簡大臣重
藩臬五事明年辛亥又上明正學遵舊制抑異端三
事復因星變極陳時弊指斥貴近無所回互且乞遍
覽羣臣言有理者悉施行之　上皆嘉納擢通政使
司右參議乙卯應詔陳言數事言亦剴直謫南京尚

寶司卿尋改南京通政使司左參議庚申擢右通政駐安平鎮督理河道公中明禁例不爲貴勢所奪又置朱家淺等閘使水有節縮濬汶上蔡兼諸泉於河運舟賴之隄南旺湖以障之溢民得其湖外田流徙者復業乙丑擢通政使督理柴薪於易州廠盡剔宿弊完通薪一千七百萬有奇以母憂去職服除遷戶部右侍郎遂引疾歸正德乙亥卒

戶部侍郎韓公福傳

韓福字德夫西安衛籍天長人也初舉進士令滑有聲以憂去復除章丘拜監察御史弘治十一年出守大名郡郡自　國家罷兵戍正統以後稍設民壯以通判領之然籍爲空額而已盜稍稍起福始定諸州縣番上之法而團操之又倣古爲保甲法每十家置一牌百家置一長以時詗察之盜賊滅跡道不拾遺

立保甲法

鼓樓下嘗置認物亭令境內有道遺者一錢以上齎投亭中許亡者認取諸州縣吏民以公役獄訟詣府者率不解行李人人投衣橐亭中事畢各持去間遺

置認物亭

旬日他吏民不敢慾也其威名大率類此居八年以治平爲天下第一賜宴光祿兩入覲朝中吏士大夫道指之曰此大名韓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肅云時[illegible]
皇家奴顚驕橫　朝廷遣官訊之累年不決逮繫者數百人朝論曰非韓知府不能也遂移公勘視公徵首惡者數十人諭以理法即日決事聞　孝皇帝嘉其能賜衣二襲白金五十兩人士至今傳之

韓福關中人也舉進士爲滑令改韋丘令俱有聲入拜監察御史爲大名守入課最治行天下第一擢叅政未上召拜大理少卿以都御史督蘇松賦亡何入

佐都察院偶坐他事忤劉瑾下獄具稿上瑾覽曰是鄉人韓先生耶立出之與語大悅即拜戶部侍郎顧自是改心曲事瑾矣與孳畫籌策亞張綵遷左侍郎兼副都御史清理楚中田稅而斂所部賄累萬計償謝瑾至則瑾已伏誅發其賄捕逮下獄論適戍久之赦歸近九十乃死弇州別記

康海作碑文云先生爲大名知府八年再入覲　朝廷以其治平爲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道皆爭覩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浙江布政司叅政叅政方去則轉大理寺右少卿奉勑總理直隷軍務馬政

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地方彌盜安民令尠其比復　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回院管事時劉瑾方執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始釋後陞戶部左侍郎凡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在持論天下陰受其福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以遼東屯田清查失實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事瑾牽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故瑾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生在湖廣夤緣者有賂瑾則以先生封皮北行後一年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

固原至今　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
年卒

戶部左侍郎陳勗傳

陳勗字時勉山東單縣人成化辛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廉平頗著擢通政司右參議尋遷右通政命閱實山西寧武等三關邊務轉左通政正德丁卯為太僕寺卿明年為戶部右侍郎值逆瑾竊柄不善阿順巳銜之會御馬監請官清厰牧馬草場意非瑾出而瑾所建玄明宮亦侵其地時勗適被命乃益見猜怒事竣勗上章乞罷進左侍郎給驛以還瑾敗復起仍舊官提督太倉後改蒞部事正德六年六月卒於官以子工部郎中策請得祭葬如例勗

性坦夷歷官無大建白而奉法勤慎鮮有敗事云

戶部侍郎張璉傳

戶部侍郎張璉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璉陝西耀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歷山西按察使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疾乞告起為戶部侍郎致仕至是卒璉不畏彊禦巡按湖廣時有貴臣子橫於鄉守臣不敢問璉奏論如法武廟駐蹕原有儀賓坐殺人獄者賂江彬丐免彬矯詔赦之璉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豈敢信儀賓竟不免人以是多之

戶部右侍郎鍾公芳傳

黃佐

鍾芳字仲實先崖州人改籍瓊山弘治辛酉領鄉薦第二正德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時左遷寧國推官陞漳州同知精於吏事政績大著歷官南京戶部員外郎署吏部稽勳司郎中轉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校文必上名檢挑撻譎蕩者文雖工必懲浙士斐然向風陞廣西右參政去貴縣虎患捻降洛容賊討田州叛酋岑猛定平樂藤峽屢有軍功提闕兩賜金幣陞江西右布政使凡藩祿軍需之難處者區畫悉得大體陞南京太常寺卿疏言祭告禮

稱　上意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奉
勅總督太倉經略邊儲漕政大舉甲午七月南京
太廟災自陳條省以回天變言甚剴切且乞休上重
違其請准致仕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至城市惟以書
史自娛名其居曰對齋取對越上帝之義有干以私
者謝曰吾守志猶娶婦豈以晚而改節耶甲辰卒於
家訃聞贈右都御史賜葬祭

戶部左侍郎唐公胄傳　　黃佐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經史百家弘治戊午鄉試壬戌會試皆占禮魁登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值逆瑾竊柄謝病歸瑾誅起授戶部河南司主事屢疏諫差內臣蘇杭織造又請爲宋死節趙與珞追謚立祠皆關政體尋陞本司署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遍詣羣書以啓廸多士陞雲南副使擒橫虐土官莽信戮貪猥知縣趙九臯諭解木邦孟養二宣慰搆亂改提學陞參政右布政使入覲陞廣西左布政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祿米自州幼具題

日為始歲費幾千萬石乃奏革其弊得　旨如議通
行天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改
山東巡撫所至著聲陞南京戶部右侍郎轉戶部陞
本部左侍郎時議征安南胄疏言事體至重决不可
征疏奏為遵　祖訓崇内脩以隆治安事禮兵二部
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議處安南廢貢事宜謂黎
譓黎廣既非故主黎晭應立之嫡且蒙難而不告聞
莫登庸陳暠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綏皆借辦孫譓
廣國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選差錦衣衛職官
勘實久不入貢緣由幷見今篡主爭國罪人名姓一

面整兵待報而發臣歸而思事體重大再將會議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定侯郭勛處兵待發題奏雖明切然　明旨一則曰便會官議奏一則曰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愼重不輕大舜邇言必察之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之事若只欲致彼之脩貢其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雖勘官亦不須遣若必伐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大非但此未可舉雖有甚於此者亦未可輕舉也臣請以七不可伐者爲　陛下陳之星辰莫大於三垣列宿然皆麗於中土而外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

界五嶽四瀆然皆會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
華夷乃天地自然分限故安南不征著在 祖訓
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
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弒主殺使之惡大然兵已壓
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像贖罪以全之及不悛而
克即爲陳氏求後不獲乃不得已而郡縣之是干
聖祖之意亦懼有違者我 仁廟每以爲恨至宣德
初黎利之叛衆咸以靡費無萬之人命而得此安可
言棄惟楊榮楊士奇奉 仁廟之意以聞而 宣廟
即日 皇考追懲此事往往形諸慨歎朕聞之屢矣

遂將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遺　聖祖之訓與如
執玉奉盈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
為治統華夷而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古夷狄
分爭中國之禍漢當匈奴之盛歷高祖文武奮力威
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宣帝坐受其臣此其明驗蓋吾民赤子也夷狄犬
羊也殄赤子以事犬羊漢人所謂制心腹以補四支
者是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為中國舊地
今乘其亂而易以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無功及歸立柱為漢之極界乃近在今廣西思明

府之接境及我張輔於永樂五年平之明年簡定卽僭號以叛宣德初柳升携益兵七萬未抵而爲伏兵陷沒是皆取之不得者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四也若以一旦不庭可惡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以來不拒去不追而略之也故洪武間侵我思明之地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議討我 聖祖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況貢乃彼之利一則以奉正朔而威其隣一則以貿易厚往以潤其國如今爭亂之時非尚奉表箋方物求貢爲撫按以該封姓名未的而遏之是蓋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

乃此罪之則將何以為辭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師興本於財力兩廣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岑猛之征今見在僅餘四萬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廣內地然內地自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務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盡為工部所取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稅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餘萬今亦盡皆解用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迹之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於玄宗之倡征前後喪師數十萬馴至於咸通之內侮戎多兵連唐力因衰宋神宗欲取交趾而新財力之法遂來內擾

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然兵釁既肇卒至白溝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比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自哈剌慎及吉囊諸種據爲巳有近又加以大同叛卒之向導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測殷鑒不遠不可不慮此不可伐七也夫臣之所以爾此議者蓋以遵逢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爲全盛之累雖出於忠愛一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上所以首出而卓冠者初不藉此伏願於巳遣之官趣其未行收回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以私而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致損威縱使勘振得情我之舉

氵已張而弛鬪討之師則失信不武兩爲不便只須該部移文或差一人着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情人役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來貢之意則彼將欵忻無地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各省整兵待發之令一下人心驚動且奸雄乘之射利假衞集而行差放之私因㳺派而肆侵漁之毒騷擾之害不可勝言則所謂先聲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邦域之中矣該部差人齎　勑登備兵糧之議亦望停止則　祖訓尊嚴　聖德光大人心結固而治安永保矣武定侯郭勛欲其祖配享又議沮之戊戌夏

議明堂享禮上疏作　吉羅歸是冬詔復冠帶疾篤
聞　聖駕恭章聖皇太后梓宮幸承天猶强力叩首
曰此神聖之見萬世永賴可謂獻祕不忘君矣冑秉
性耿介素以器識自負尤孝於事親家居服食澹泊
足振靡俗爲文有理致源委不尚浮靡惟篤嗜白玉
蟾詩文爲之精選名海瓊摘稿此其異也所著有瓊
臺志江閩汀嶺都臺志西洲存稿行於世子穆嘉靖
己丑進士禮部員外郎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静菴袁公宗儒墓志銘

李延相

公諱宗儒字醇夫號静菴其先爲山西郭縣人徙保定之雄縣祖亨父安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祖母于氏母周氏累贈淑人公幼而穎特舉動不凡比長篤志力學博極羣書弘治戊午領順天鄉薦正德戊辰登進士已巳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未幾奉命催茶於陝西綜理周密宿弊盡蘇癸酉巡按浙江浙俗嫁女費侈或因以貧家故多有不舉女者念有乖和氣即嚴爲之禁仍戒諭使節省於是女生

業不舉女

始免沉溺又多惑風水之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公論以人死歸藏之意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又貧民不克葬者多舁諸水火公乃為置義塚至今賴焉乙亥巡按河南會有河决勞費莫計郡縣苦之公即定規畫慎出納省費巨億民力用甦復上六事於朝深切利病時趙藩單校不法為居民患公以法繩之事干宗室因以勢來脅公公即劾諸輔導官遂致斂手并河北亂法鎮守一切按法正之風紀大振公為御史時首值逆瑾擅朝政繼又諸養子濁亂紀綱公守正不阿時雅重之丁

丑陞大理寺右丞丁內艱嘉靖癸未服闋陞本部右寺丞時議大禮廷臣頗有異同公執論不移受杖幾斃尋陞本寺右少卿乙酉奉命偕司禮錦衣重臣往襄藩勘事公至據典執律研覈詳確衆論韙之事竣上特降勅褒奬是時有長沙宋知府見忤當道將致大辟上復勅公往勘公至即湔除枉屈同事者欲誣宋以取媚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事聞上嘉諭之有羊酒賞鈔之賚丙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地方公乃力辭貧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右僉都御史以行時貴州巨盜沙保等攻刧府庫聲

步甚熾公至相機設奇發兵勦捕逆生擒首惡斬獲
徐窯捷聞有白金襲衣之賜又通賊王阿滕等盤據
山谷爲二省患公用策殄滅地方遂寧復有金幣之
賜仍降勅奬之公以夷蹤害遠方欲建長策乃陳九
事於朝亦賜俞允戊子以事忤當路回籍別用辛卯
復起公撫治鄖陽等處地方至鄖陽急先務修廢典
表鄉賢名宦以勵人心旌孝子節婦以敦風化有故
鄖陽通判子寇韋者山東人流離公治貧不能歸公
爲之備禮納婦遂成室家其後韋中湖省高第是公
成之也未幾改巡撫山東時山東盜千百爲羣公至

即克平民皆安堵歷城章丘有窪田數多淫潦積久
廢爲沮洳公乃以田數定夫額令鑿渠以通河導河
流以入海匝月而就遂成肸腴癸巳以災異自陳致
仕公既去任言官交章論薦乙未復起公以原職管
理院事丙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改戶部右侍
郎尋陞本部左侍郎己亥春二月上南巡公扈蹕勤
勞旋京浹旬而卒訃聞上甚哀悼命禮工二部給祭
葬焉公敭歷中外三十餘年氷蘗之操有如一日其
居第卑隘自奉甚約雖淑人之冠紳衣帔尚未克備
乃割香城里田數畝置義塚曰使吾鄉之貧不能葬

者有所歸生平無私書私謁閑居則兀坐靜室不妄接人雖隆寒盛暑手不釋卷嘗曰吾以忠孝事吾君親以勤儉示吾子孫吾事畢矣要公之爲人廉不近名貞不絕俗高而不亢貴而不移積忠誠以事主崇矩範以勵俗篤學以淑身平易以近民具有古大臣之烈焉夫何才未竟施壽未稱德皇天不弔曾不憖遺惜哉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官墓誌銘

孫陞

及氏世為交河人其先有名伯恭者亢宗起家伯恭生善業儒遊太學仕為齊東縣丞善生昇昇生琮琮生淮公父也兩世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大母高氏母張氏俱贈太淑人自齊東縣丞後家世力田至公始振儒業補學官弟子曉曉有時名正德癸酉領鄉薦明年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夫不由倅令庶官不得任臺郎給舍自唐制則然至於今弟改而公以進士得之才望可知已是時流賊擾畿

何甚徵都御史甯杲討賊無功公疏劾罷去乃後代者竟剪滅焉虜犯邊邊將失守言官多有論劾公獨疏倖門未杜債帥成風願欲將才兵練是塞源而浚其流也人以為確論嘉靖初奉

詔嚴錦衣官校革冒濫者二萬有奇請托不行歷工科右兵科左遷寧國府知府寧國習俗囂浮號難治公誠撫義約獄訟稍清會南京太僕寺議以他郡馬移牧寧國輿情恟恟稱不便公下令慰諭移文為達其隱事遂寢民立生祠俎豆之調守懷慶以父喪歸終制補鳳陽遷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不靖公督捕八十餘

人中有有力者媒孽當路事開勒公歸里聽累疏明
無他改除陝西遷布政司參政以母喪歸終制補湖
廣遷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轉左轄所至皆舉其職
入為光祿卿未幾遷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操江公於江防諸務既殫力脩明乃又謂南人鮮精
射者巡行諸部躬身先武弁督習之於是江淮之間
有弓服矢者紛出矣　召拜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
因病乞休　上特允致仕公諱官字士顒別號二洞

戶部左侍郎鄒公守愚傳

方萬有

鄒守愚字君哲宋咸武軍節度使琪之裔父師魯鄉貢士為郴州學正郴人祀焉守愚生而穎異九齡爲文有奇語比長學益博以儒士領嘉靖乙酉鄉薦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議行平羅法奏發帑金賑全陝饑劾諸中貴冒芻茭與爲逋逃主者諸所持論謇謇不阿司農氏倚重焉出守廣州訟劇政棼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審辨誣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菇蕈色黑御史以為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

人如所具烹焉亦黑遁力爭御史前日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値歲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遍聚海艘爲變監司拊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愨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未幾屬從迫於閫帥將大討亦得守愨一言遂解其威信服人如此蒞郡四年置珍異不問類余靖廣厲學官弟子多所成就樸方大琮余方二公俱爲知廣州安南不庭　上命將征之擢守愨廣東憲副協理兵務乃疏五事多見採納遂督兵由潯貴人滕州聞父訃奔歸其後安南降論功蒙　上賞服闋

起江西憲副兼攝學政所甄拔士先後登科第顯閒
者尤多叅政湖藩授方略禦苗酋逋宗德儀便宜發
長沙備兵米賑之全活者衆旣乃以前江西省試事
被誣調山東又改河南歷左轄時師尚詔陷歸德諸
州郡率兵討平之繼汴河溢歲且旱盜起梁宋閒
詔以守愚巡撫其地綏馭有方境宇敉寧乃晉戶部
左右侍郎乙卯山陝河南大震　世廟宵旰　命大
臣往秩祀河嶽百神行賑䘏守愚以才望當往趣入
山西遂入陝西驅馳七十餘日祭告殆徧賑給數萬
衆掩骼埋胔俱一時劼辦其告文皆出手撰以是積

勞病作卒之日猶改疏稿筆落逝訃聞 上嗟悼贈右都御史謚襄惠 賜葬與祭錄廕一子皆殊典也守愚宏豁爽闓平居韜芒鍔不見喜慍至臨大事如飈發嶽立居家孝友與人交肝膽相照歷歷中外着廉聲寂寡嗜慾獨耽書如饑渴文效韓柳晚更馳驟太史公所著有俟知堂集史疑易釋義奏疏詩稿若干及家譜藏於家在廣政蹟最著祀名宦載廣通志長子通恩授南京戶部照磨叔子廸舉鄉貢

戸部左侍郎石永傳

戸部左侍郎石永廣平府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由中書舍人選授監察御史出爲南陽府知府未幾坐御史事左遷濱州判官稍遷南京太僕寺丞平陽府知府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轉南京大理寺卿滿三載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尋進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明年召改前職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卒於官贈右都御史賜祭葬如例永鯁介廉靜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時方尚通士多失其所守永獨持清節端執自信嶄然不受變流俗歿

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可以爲貞士矣

戶部右侍郎黃公養蒙傳略

黃養蒙字存一福建南安人少而警敏凡書史入目輒不忘撰著一脫手輒不易嘉靖辛丑舉禮部第二人賜進士授浙遂昌刺邑前令爲豪猾所誣抵公廉其非辜白出之爲民均徭役民大稱便政暇則延諸生講論道稅等經學無少輟擢吏部稽勳主事徧歷諸司累轉至考功郎中計吏之歲公日夕居曹中一切杜私謁所旌別去存悉協輿論事竣遷南京太常寺少卿晉光祿卿四十年晉南京戶部右侍郎踰二載調戶部公端慤重厚進止容有雅度南安故無城戊午

邑燬於兇公力贊夏尹汝礪築城之議已而寇復至
邑賴以完甘尹宮議濬萬石陂公復慫慂之二事爲
邑百世利皆成於公里人德公深相率肖其像祀之
公歿遂昌亦祀公名宦祠

郎中

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戶部郎中邊公永神

道碑　　　　　　　　　　　　　　李　傑

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

戶部郎中任丘邊公卒於家　上特遣官諭祭兼營

葬畢其子右僉都御史鏞奉兵部尚書涞水張公所

狀事行以神道碑文為請按公之先祖世為其邑望

族曾祖漢英祖友成皆隱不仕父復初當　太宗文

皇帝靖難時率鄉人歸附屢立戰功授世襲百戶公

諱永字仕遠少業儒不恃廕廢學入邑庠遂以書經

領正統辛酉鄉薦第乙丑進士拜官行人景泰庚午使安南王率其臣館次迎謁將拜於階上公正色責之曰外藩名知禮義者惟安南與朝鮮耳今傲慢若此禮義安在衆皆覺然退拜階下壬申使占城其國風俗鄙陋夷情狡詐公待之以誠接之以禮國中敬信哈密入貢還公驛送其人至甘肅禁制有方供應取具外俾無得侵擾州縣其人言於甘肅守臣曰哈密入貢且十三次矣館伴之使未有如邊公者天順間詣　楚府行祀禮先是每祀用白金百餘兩公閱得其實減浮費十七八後復詣　代府行喪禮閱實

古祀
革冗
費擢
設備
荒

減費如在楚時或謂此有司常事無庸更革者公曰大同地極邊民困殊甚一祭祀之需省銀若干糴粟實倉廩遇饑歲可活若干人奈何仍舊弊平生所至若河南山東陜西雲南足跡殆半天下未嘗少通賂遺人稱其廉介秩滿陞戶部山西司員外郎丁外艱服闋復除戶部貴州司督餉臨淸時同事者中貴四人咸怙勢肆虐公一以直道處之不激不隨而出納惟公病弊竅革民甚賴之成化戊子引年致政歸甲辰春二月　朝廷推恩封公如子鏞官時次孫憲適中進士公得報喜甚具冠服望　闕謝恩越再旬遂

病不起春秋八十有一

前戶部郎中卞公榮墓志銘　薛章憲

公諱榮字華伯姓卞氏甫二十以明經中正統乙丑進士第試政大司馬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能爲古歌詩客京師邸舍卷冊塡委几上每公退食輒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而人或抵死力不能道也嘗奉　上命檢校戎馬南畿監稅河西務幹辦金沙洲公事所至皆能其官騁馳中外二十年稍以鞅掌爲煩後歸陶城私第盡取古人書讀之益肆力於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來款段入城中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屨常滿公

口占手綴晝日不得休無矜容靳色下至馬醫老卒咸知羨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或者贋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縉紳之往來是邪者無晝夜扣門請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逾不貲性儉嗇務有所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妄破一錢士人傳以為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舌縮首不欲為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君為刻梓行於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爲篇章苟不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

不量故得公假借者咸知自慶以不扶植人議頗亦無有恚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爲廣廷招之不可得遇知己輒不待名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娑娑終日或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號呶傾側也登聽達如此銘曰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部可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徜徉殆三十年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歟崇壽蘄阡陶城故居後有過者吾知焉必下車必式抑董生墓商容閭矣

戶部郎中陳騰鸞傳

陳騰鸞字士遠迎仙寨人少隸博士籍倜儻不羈再請先奉書爲文閒窺其指是時前學士大夫崇明經不欲探閎廓深遠獨少保林俊摳背作經生口稍黜古詞必粲引之御史林有孚者負才藻爲俊鑒重有孚素習騰鸞一日請騰鸞草嚮紫亭記記就有孚具魚箋戒楷書繕寫楔之中堂會少保過有孚覩堂上所楔記大嘉賞字呼有孚曰以吉長進乃爾耶有孚以騰鸞告少保欲晤騰鸞孚因爲鸞介少保相見討藝歡極於是騰鸞遂得譽於文林後登正德辛巳進士

官民部郎中時少保起爲大司寇鄭司馬岳佐本兵寓邸間日以文字相屬尚書孫交秦金咸器許騰驚未久卒於官貧無以殯官長賻之始克治櫬騰驚坦衷無他腸但沾沾自喜又好聆人過門亦取忌吾友丘秉文在日常對予言曰士遠固能文弟非少保誰解士遠文又門替謝安讀阮光祿白馬論不即解阮歎非惟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今之時求騰驚能言者豈鮮獨無少保解耳秉文官光祿又工詞墨乃托阮自況云士遠浴江集有子林坡志皆可傳

員外

奉訓大夫户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林岫張公

昕墓碣銘　　　　　　　　　　楊士奇

張氏出宋宰相商英之後徙杭至隱菴居士又徙松江生南山處士南山生雲巖處士皆不仕雲巖娶吳氏生員外君諱昕字賓暘嘗名其軒居曰林岫鄉里以林岫號之其仕也以字行員外君生有令質穎悟異常兒六歲入小學聞旁誦周興嗣千文禍因惡積二語即知善之當務惡之當去進退恭遜如成人孫大雅王叔明一見異之曰此兒將來令器也其從先

生授書通解析要義必默識之退復味玩意會乃已侍長者言論敬聽不敢忽十二三幹父之蠱咸如父志時家以長萬石區凡奉公治私悉委之靡有遺闕十四姑之夫林鶴湖及人搆訟誣辭連父代父白其情遂直鄉譽勃起洪武乙丑職吏得罪者率誣寓贓富家有司徵富家贓且罰輸作父在誣中既以贓當詣京輸作即代父行而訴於朝遂免輸作戊辰應稅戶人才舉授殿廷儀禮司序班敘遺職務無幾以親老乞歸養從之歸作眉壽堂以奉親又作歸耕之軒自適而家仍長區稅爲畫以授其弟任井井條理公

家百需悉出已帑不煩庶氓徵納必時不先期以病下不後期以名責償夏潦里稅無出悉代之出又度高平地多作廬舍處里貧者其中予資爲本敎之貿遷雖水災而人免餓死公私賴焉永樂初戶部尚書夏公奉命治水松江舉員外君自蒲松舊江久塞衆議疏之員外君言此用力多而見效難不若疏范家浦用力寡而得效易夏公從之至於今郡蒙其利丁酉有以名聞者　朝廷遣中使召至入見武英殿奏對稱　旨命光祿賜食用爲戶部主事授承直郎躬勤不懈西域大寶法王來朝承命迎於道還奏　上

嘉其奉使知禮蘇松嘉湖杭常六郡旱潦洊臻先遣
通政趙君任董治農務民苦煩苛　仁宗皇帝監國
奉　命往副之至巳七月中猶晝夜役民車水不巳
員外君言農事不及巳徒勞無益即日散遣民皆感
悅及冬當行視田之高下預爲蓄洩之備歲餘召還
陞本部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在戶部一以養民爲心
深爲尚書夏公所重沂自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爲
王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遺一無所取歷
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始終一心
員外郎九載當陞以疾言於天官遂恭俾致仕旣歸

益以賑貧恤匱爲務鄉之寒餒者率資其衣食不能喪者皆資之有餘貸貧爲商賈者皆予之而不敢息久貸不能償歸其券不取以稱計者動數萬間歲旱輒齋戒詣寺觀請禱得雨或民無種穀給之恐後其居官居家益未嘗一日忘濟人也旦暮以善道飭勵其家人待臧獲如子長輒爲之婚嫁閭門秩然作義塾延師教其宗及鄉人之子弟樂聞善言日與賢士大夫遊座上衣冠常滿襟度瀟散兼究空玄之旨釋老之徒亦往來無間善奕嘗在　上前與待詔者奕待詔下之退而自歎非當以是事君也宣德八年卒於

家

户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申公良墓誌銘

李士允

往予推官蘇州㕘知常州府同知申公云無何擢户部員外郎踰年議　大禮伏　闕死歸葬之翠屏山矣厥友王君志道思公百世之下將沒沒也於是狀厥行因寄之予請誌焉按狀公諱良字廷賢故陵川人也其先曰剛者遷高平而僑居公未冠即奮志濂洛關閩之學聞名儒輒不遠千里從之遊無何舉山西鄉試授山東招遠縣知縣公之知招遠縣也會山東賊起橫行青齊間旁郡邑棄城走塞城門不出矣

公獨繕修守戰之具賊至以身先之追賊至黃縣斬獲數百千人賊遁去已而賊益來公伺賊所在斫樹塞其三面率死士突其前大破之乃後諸流賊莫敢復冦拊遠縣矣於是監司旌其賢調公知諸城縣以憂歸起而授良鄉畿輔邑也權貴人過者率多所索他知縣咸應所索乃公不與所索厥後權貴人亦不復索居無何擢安吉州知州而錦衣棐瓊者怙戚寧勢奪民田訟之州人謂公不可寧違也公曰吾寧違寧不敢違法田歸民瓊銜之嗾無賴誣奏公事下竟白於是安吉知州賢聲冠諸州陞常州同知尋陞前

官公在常州時以事寓蘇州善李子令拓遠氏來圖
公像祠之聞之李子李子曰古有樹思碑淚非申公
者等耶孰謂今與古不相若哉不踰年而公伏　闕
死矣嗟公不死使得紓蘊必將康濟羣物今可返之
古矣乃遽死也悲哉然泰山鴻毛古同一死公之死
猶不死云夫死生禍變之事大矣乃公善之則其常
而細者咸可推矣公生成化戊子二月二十日酉時
卒於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二日辰時

戶部員外郎張綸墓碑　　姚思仁

汝上釣石先生以萬曆丙戌卒於家卒又十年而先生之子茂才覺吾始持先生行略與馮太史所爲先生誌銘向余絮涕言曰孤不肖無能爲先大人不朽不朽先大人是在海內一二知先大人者先大人一二知已宜無如公暨馮太史太史業爲先大人誌銘藏諸幽唯是海內縉紳先生過先大人墓皆尚未定先大人爲何似人敢徼公一言之序樹墓左先大人先且不朽孤生而得稱爲先大人子亦且不朽焉太史者馮開之太史也余與太史俱先生門下士問覺

書言泣數行下曰奈何忍表先生墓雖然余又何忍
不表先生墓按志及行略先生諱綸字宣甫世所稱
銅石先生者也先生生而重瞳性端凝不好弄舞象
之歲即雅志聖賢之學同里有壯湖吳公者講學蜀
山先生從之遊是時諸名流如我疆孟君輩日集講
席先生獨悟未發之中畫前之易吳公驚謂同學諸
生曰何物後生直闖先天異日寧但折五鹿嶽嶽角
耶益自是屬意於先生而四方諸學人從先生遊者
幾與吳公埒經先生指授皆稱名士然先生數奇竟
棘試輒不第先生視之泊如也癸亥後得歲貢而前

旺湖吳公方佐太宰欲縣美缺待先生因促先生試司爲先生固不肯吳公益高之丁卯司訓吾秀水諸生贊一切謝不受日羣諸生講道於尊樂軒諸生人人自謂得師先生晚故事以貲入太學者率厚餽諸先生先生恐難爲諸先生姑聽之稍從頌即持厚餽充賀儀諸生又無不人人心折也辛未陞青縣諭先生教青士無異教秀水又捐金風諸生築河隄衞學宫壬申攝三河令三河城如斗大顧衝疲甚先生力任勞怨查隱地省畝稅均驛車定馬戶三河民若更生而其大者則發中貴人之陰事責太宰里之逋租

嘗是時先生清强之名滿京東而督標及直指使者吝飛章薦先生有三不撓三不知之語乙亥權通州守通州水陸畢凑衝疲更甚先是直指使者按通州歎其弊曰非弊三河令不可故特疏薦先生先生至通州奸釐弊不避權豪如清牙行之稅課革妖僮之供辦省驛遞之騷擾減遝婚之靡費通人至今能言之先生雖循循儒者顧聽獄以情片言立折有輕獝解戶被盜不得先生逮册人一物即服猾雲有妾弑殺其夫之弟先生訊其夫立叩頭服公守通歷四載兩入計不持一介謁當道已卯竟用卓異擢戶部山西

員外郎庚辰　上謁陵先生主祭餉省費數倍已督
運惠通河一日夜運三萬石辛巳首儲易州先郎中
被劾攜者欲擠之死先生力白其冤在易條上六議
一議庫藏二議倉厫三議草場四議修理五議覈實
六議名買俱報可載會計錄中先生出入平允其收
支俱不令有羨金人咸德先生而獨不厭中丞某太
宰某之意保定倅楊某管易餉其人險而貪銜先生
甚乃因二璫中之誣先生江陵黨左遷肅府長史嗟
嗟先生而黨江陵何異坐閔伯以入執黃門爲宣淫
也冤矣先生因上疏乞歸歸而家居四年卒卒之日

囊無長物先一夕呼覺吾兄弟曰爾等但勉善爲人至功名當付之倘來又爲書戒同志他無所及公狀貌魁梧平生不苟言笑事親孝居母喪哀毀骨立事兄恭謹與人交有終始遇少年開敏之士必誘之讀書學道性淳朴屏遠聲色居官所至著廉聲去三河時庫吏密持羨金三百餘兩投私署公庵之山令買穀賑濟在通積羨金三萬申請貯庫抵小民一年之税歷官十五年祖先所遺僅粥之田不加尺寸性嗜學於理無所不精而獨枯思字爲役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易嘗著三圖說圖書考揲著考格致問易

譚四書原多前人所未發今相國南昌張公嘗道與先生談及圖書之學先生爲公娓娓剖析張公亟加歎賞謂周邵以來此義寥寥何幸於塵中見之公始配戴宜人繼配嚴宜人即生覺吾兄弟者也余嘗聞朱元晦言三代事業皆從心性上磨鍊夫心性云者豈張先生所拈思之一字乎思生慧慧生才以故訓名訓諭名諭令名令刺名刺戶部名戶部世言吏治儒行不相能即能亦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故卓魯勘嘆絕之譽揚田憤揉抃之旨跡先生生平學術宦業可謂卓魯而趙張田揚而京焦者矣嘗　高皇帝

爵最重歲舉余不惜先生阨一第而惜先生生不逢
高皇帝時生逢　高皇帝時王公入座豈足爲先
生道哉然假令以三公入座易先生吏治儒行先生
必揖謝不肯也余既不忍負覺吾兄弟之諾因爲表
其墓曰明醇儒廉吏張釣石先生之墓

主事劉佐墓志銘

崔銑

明正德乙亥秋予友鴻臚少卿王希孟宗哲卒於京予暨何子仲默哭之以道主河西務鈔法何子以書告曰王君貧易賚之王君子弱寡貞僕易以力以道如何予言冬十有一月以道謝病歸道於京二十有七日卒予暨何子哭之如宗哲以道諱佐號北原陝西中部縣人父聰以進士爲太平府推官後守彰德積官至僉都御史母張氏以道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以道問易衣何爲

天母曰爾衣汝以道泣曰今未與衣執壺今亡未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都御史在太平以事如京滿遷秩以道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以道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以道將投於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都御史守彰德子鄉人也都御史禮子忘其勢命與以道游以道延接彰士甚恭及以道仕彰士至京者毋問賢鄙館之如戚正德丁卯試於鄉中鄧昇榜舉人明年試禮部及昇皆不第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表臣詞事太監劉瑾以昇爲奇貨薦於瑾且致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

璮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避所以避匿之閱數月以避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君不自慮也以避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璮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李能脫昇

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咸治在河西務時勢人奪　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碍其咸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又傳其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廝奴爾欲乜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　國用也即勢人來吾亡率

以吾官故而損圖况爾廝奴乃欲弋利乎比侍夫權
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法以道明敏多才
論事折理不深思而解敢任事亦不取敗闒士才且
賢郎傾身下之賦詩清峻嘗自謂曰學未充其資仕
不盡其才死時年纔三十有三嗟嗟悲乎悲乎

戸部主事胡熥傳

胡熥字仲光世居太平之蕪湖自幼頴悟甫八九歲能詩翰家世農熥從諸弟躬耕畎畝盛暑中亦携書以隨暇則坐茂樹中開卷朗誦綠蹄仍檢閱不厭雞鳴起讀周易兩三卦畢即出耕歲丁酉始應鄉舉補邑庠生壬子領鄉薦癸丑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拜戸部浙江司主事所司錢穀出入惟謹丁巳朝廷以災變求直言抗疏千百言皆戚畹閹宦傳奉方士夷狄等事深中時病詞意切直僚友皆爲危之越月命下悉宥不數月宦者果以贓敗自是名動

縉紳辛酉春奏乞養病卒於家權狀貌清癯奇古沉靜寡欲孝親忠君敬兄愛弟睦宗信友皆出於天性該博五經羣史諸子百家初不得明師受肯惟潛心玩索而有所得發爲文章詞賦雄偉精當所著有太學補葺集存焉

戸部主事馬公思聰傳

馬思聰字懋聞弘治乙丑進士初爲浙之象山令以艱歸服闋補平鄉其在象山也嘗復二十六渠以溉田邑人德之而平鄉則會有流冦劉六之變思聰調畫戰守之法甚備冦引去後擢南京戸部主事奉簡書爲主粟使者之江西時逆濠反稱有端矣思聰行署在安仁邑去濠邸可三百里會濠行千秋節故事凡以王事至者並入賀思聰將行客有諦之曰濠且爲吳王濞矣請敬裁一啓託道途爲辭愼勿入便思聰曰吾非爲入賀計欲伺其動定亟以反狀聞亦

一羽翼也至湖口有自省城出者復語之曰會城人情洶洶爭爲引避君胡行投虎吻耶幸艤舟俟此上策也順毋再計思聰答如前乃趣入濠於千秋節之夕日鎮巡諸司咸入謝宴乃伏兵於府內謝未畢濠大呼問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吾欲舉大事若等云何孫許力批擣度難奪乃罵不絕口濠遂曳二人於惠門外害之而以思聰爲部郎不能屈台虎符心傾易之因下之獄吏六日與參議黃宏先後死 天子嘉四人忠詔江西立廟並祀賜額曰旌忠云 武進薛應旂皆著憲章集載思聰與黃宏爲逆濠幽獄中

不食而死甚詳其所裁死狀非爲橐饘無具故也徃
直指使者虞守愚嘗建忠節坊於通衢以表其烈燬
於火今使者孫綜檄郡復建於故址綜郡御史忠烈
公嫡孫也思聰子明衢字子莘正德甲戌進士由太
常博士入爲監察御史立臺纔十日即抗疏請　昭
聖皇太后壽日賀儀疏其懇至因繫獄解籍其世節
如此

楊戶部公淮墓誌銘

邵寶

嘉靖甲申八月二十二日東川楊戶部淮卒於 京邸先是七月十四日東川以 大禮議未決偕同官具疏繼諸大臣及臺諫言之越明日伏 闕候 命未得衆號慟失聲 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人固伏不退 命俱執送詔獄而東川以典篆待罪其署越三日 詔杖於廷人三十東川出病創臥一月餘稍愈尋劇至是不起年三十八嗚呼傷哉初東川以進士爲山東司主事差監出納者凡四先京倉繼淮安水次繼通州倉最後 內十庫皆有中官同事京

蒼介卒積弊久且膠葛東川奮發一革之淮安倉草中官茶果之需江南北納戶稱快通倉草園基及額外席草之費家人無所取薪至易於市　內庫勤慎清苦無與為比一茶外悉絕中官供饋雖饑餓不恤也庫夫故有六十人民苦役冗而公不勝表奏而裁之去二十人留四十人秩滿考最受　勅進階承德郎推　恩封贈如典尋署某司員外郎未幾實授擢署廣東司郎中前司徒九峰孫公今司徒劍山秦公皆謂才且共事多與之可否公勤廉慎書上上考制詞稱之君子曰允莫大乎一死死之為烈也嗚呼傷

哉東川年十八遊庠即文譽日起正德癸酉舉應天
鄉試明年甲戌會試下第卒業南雍友海內名士文
譽又益振會課經義數百篇稿傳四方丁丑登進士
觀政禮部奉　詔歸省踰年始受官至於今七年而
已中經二室之喪重於請告未嘗一歸其慎如此東
川氣體臞弱殆不勝衣當伏　闕時或漏言能自逸
者可免不然且不測東川曰某小臣勉焉効愚開禍
而逃非初心也何以立　朝或勸之至再卒不變以
及於難嗚呼傷哉於是橐空無貲家人賣屋以斂其
繼室周氏先六月病卒尚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

歸殯山公爲經紀焉乃克歸越明年乙酉其父元正

葬之於龍山世墓之次與二室合兆東川諱淮姓楊

氏别號果齋東川其字也世爲無錫望族

戸部主事周礦山公天佐墓誌銘　王愼中

士有奮徼起匹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處未逢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賠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解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思出其位

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
位之私計而陽爲是說以自解脫且議論不明於世
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仕爲戶部主事
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榷有可舉之職會計出納
乎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
主蔭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
然也君以言獲罪僵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
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爲東西南北之行亦事
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
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爲戶部始監草場緱

督德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視
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縞如也非衣[illegible]
食秋刪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
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向而謹趨捨慎操
術卓然必爲君子矣其應詔一疏眞以微誠感悟非
爲求死也　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譴示儆非欲其
死也而君不幸死益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
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爲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
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
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

周名天佐字字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爲後上疏逮杖之日爲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爲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歛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

後市之里實葢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余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愛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周主事傳　　楊爵

周主事名天佐字字弼號積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避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

旨　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拶箠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枷鎖晝夜困苦間何驚惕罔敢疏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杯之履襪衾苫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　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爾必死而不可救矣延爾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廟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疏其略曰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

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揚恩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仰欲冐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逆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尚令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

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又豈不能爲容悅彌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旦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癡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讜

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管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杻因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微寛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爲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欲爲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其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

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意也天佑管之甚重
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
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
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　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
日皦俄而雲霧横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巳天佑妻
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
悲痛民有張粥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因子與舊相
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
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佑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
相通天佑初下獄爵不知天佑爲何許人亦不知其

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
幽室中困於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論
甚嚴凡側所往來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
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
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
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
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
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
予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
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

求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嘗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益自古皆然也士當總丱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摸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周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俗

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
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
君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涕淚爲
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戶部主事西川尤先生時熙墓誌銘

張元忭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爲戶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其稱爲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殁也亦以此題其墓此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殁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與四方之賢士爲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

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宜山殁予爲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殁而兩孟君一以憎去一以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隷河南衛父錦贈戶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而警敏不羣稍長爲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爲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士大夫泥於舊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誦之不休則歎曰道不在是邪嚮吾役志於詞章抑

求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爲自是深信而潜體之毅然以聖學爲己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正時祭酒爲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館師弟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爲恨且曰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

嫉笑時時從衎猨中質辯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榷滸墅稅先是司榷者務以苛斂溢歲額爲能甚且爭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止纖介不以自汚所居蕭然亡異於學官也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榷者至聞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嘗以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歸歸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爲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

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挺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文成而得於體驗者爲多蓋自一見傳習錄寖讀寖入寖入寖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祟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詆諆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歎曰孔門教人必以孝弟爲先忠信爲本其慮深矣故其論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爲玄虛隱怪之談其善學文成而救其末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

風擔簦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覩顏色為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殁寥寥數百年其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嘗聞汝水有曹先生間嘗閱其書論其世益篤行君子也視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能謂先生二程之後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皆失聲為之經紀其後事葬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卒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厚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

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　劉諭行諸門人方謀梓而
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殁時手自爲誌俾紀里氏歲月
不欲爲身後名然則叔能又何以銘爲請哉雖然凡
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師
泯殁而不傳則叔能之請爲宜予於是撫次其狀而
爲之銘曰瞻彼伊洛其源涓涓貞儒迭興如流有
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溯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
傳文成是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
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
生生順殁寧西川之涘西澗之陽以栖以藏源遠流

長

焦太史編緝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終